

以藝術家的瀟灑和幽默

潘文彥

——紀念豐子愷居士誕生115週年

葉聖陶先生在紀念豐先生詩中說「瀟灑風神永憶渠

」，美學家朱光潛先生說「子愷從頂到踵都是藝術」。

葉朱兩位都是豐先生多年好朋友，應該對豐先生的定評是中肯的。在紀念豐子愷先生誕生一百一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，就我感受到的豐子愷先生的「藝術家的瀟灑和幽默」，和大家共享。

葉聖陶先生追憶的豐先生的瀟灑，其實何止是指豐先生的風度神采的自然大方，又有韻致。讀豐先生的隨筆、漫畫、詩詞，以及他具有獨特個性的飄逸靈動的書法，可以說，每一件都是不受拘束，信手寫來，真率中透出誠懇的追求自由的精神。

文化大革命運動襲來時，我是浙江嘉興一所中學裡的物理教師，突如其來的變故，讓一切都亂了套。我當然不敢去造次當什麼造反派，但也不做保皇派，領了工資就回家，就是所謂逍遙派。回到上海家裡，看到鬧哄哄的到處都是大字報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恩師豐子愷

先生，於是，急急地趕到畫院，看到的局面，遠遠超出我想像，令人怎麼也不能接受。關於這些情況，今天就不想再提了，一則會止不住我的傷心，再則也會引起大家的不愉快。這場運動搞了十年，豐子愷先生挨了九年，我不間斷地去探望他九年，很遺憾，先生沒有熬到四人幫垮台。

空前的災難突然降臨，我茫然不知所措，思想進入了荒漠之中。豐先生教我的很重要的一點是：「無論什麼時候，無論什麼情況下，絕不能放棄獨立思考的權利。」記得過去，他教我學文學的時候，也認真地說過，「學習不只是一種模仿，學習應該是以思考為基礎，」在狂風暴雨的日子裡，他又說：「凡事不要計較一時的得失，要看得遠。作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做人和做學問一樣，要經得起環境的突然變故，要耐得住寂寞，要把目光放得遠。眼前這樣的日子一定會過去的，因為人們普遍嚮往的總是平靜和諧的生活。」

「晏殊的《蝶戀花》我讀過，能背誦，但印象更深的是這幾句詞語，在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中也見到過。經豐先生一點撥，我理解了其中更深的含義。」

周圍動亂頻仍，豐先生還是很平靜，他對我說：「佛教的觀點是眾生平等，無論對誰，不要卑視，也不必仰視。」不卑不亢，決不要因為對方的權勢而放棄自己的信仰。所以，他在任何打擊和挫折下，總能坦然面對。他雖然活得很艱難，內心裡仍然堂堂正正。他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國家、對不起人民的事，正如《心經》所說：「心無掛礙，故無有恐怖」。

記得有一天傍晚時分，我正在吃晚飯，我的舅舅來，慌慌張張地告知我：「外間傳豐子愷自殺了」，我立即放下飯碗，直奔日月樓，急步奔上樓去，發現他老人家正在飲酒，但面目變了，鬍鬚和部分頭髮被剪了。平日看慣了豐先生慈祥的、和藹可親的儀容，忽然變了個樣子，知道他受了極為凶殘的打擊和侮辱，我怎麼也接受不了，眼淚直往上湧。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原來豐子愷先生是爲了紀念母親而蓄須，今天被強行剪去，他怎麼會不憤怒不悲傷？但當看到我的慌張和悲憤，反而鎮定地安慰我：「文彥，鬍鬚剪掉了，又會長出來的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聽他這麼一說，我的已經

在眼眶裡打轉的眼淚，就再也流不出來了。因為豐先生信佛，深深懂得佛學裡「無常即常」的道理，「忍辱」只是六波羅蜜之一。

還有一次，外間傳他與張樂平同乘麵包車去接受批鬥，我問他在這種情況下，路上說些什麼？他笑笑說：「兩個人都不說一句話，連看也不看一眼，只是緊挨著坐著，好像孫悟空使了定身法」。

豐先生逝世不久，我爲了作《豐子愷先生年表》（一九七九年在香港時代圖書公司出版），曾經訪問過程十髮先生，程先生告訴我，關牛棚的日子裡，豐先生會海闊天空談很多過去的事，如他在日本留學時的情況。有時被造反派叫出去「訓話」，大家都有些緊張，他回來時，卻瀟灑地說「只是去小便一次」，根本沒把它當一回事。

這是瀟灑，屈辱中的瀟灑。所謂瀟灑，是指對世間事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；輕鬆地提起，隨意地放下。那時的知識分子是痛苦的，最大的痛苦就是內心的痛苦，思想的痛苦。豐子愷先生主張「愛」，他曾經對我說：「教育應該讓人懂得愛，學會愛，建立愛心。佛教倡導慈愛，儒家提倡仁愛，基督教主張博愛，護生的實質是護心。相反，決不能教育人去恨，如此下去，後患無窮。」

「面對當時打砸搶盛行的情景，豐先生心中也很痛苦，能把心中的痛苦放下，這是要有很深的修養的。因為只有學佛的人，才懂得放下的是煩惱。很多人就是因為熬不過這一關而自殺的。但不同的是他有堅定的宗教信仰，他明確對我說：「文彥，信佛的人是不會自殺的。無常是佛學的基本觀點之一，無常即常。」

一九六八年五月《文匯報》上發表了于會泳寫的文章，提出「三突出」理論。說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，革命文藝的創作原則歸納為三個突出，「即：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，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。」當時，四人幫指定「三突出」作為文藝創作的準則，文藝批評的最高標準，強令文藝工作者必須遵循。

我覺得這個理論不可理解，就向豐先生介紹了三突出的基本內容，然後問他怎麼看？他喝了一口酒，像漱口一樣在嘴裡過一下，酒嚥下去之後，不過幾秒鐘，就脫口而出：「這好比赤膊打領帶」，我聽了覺得非常奇妙，暗暗叫絕。領帶是西服的裝飾，脫了外衣，領帶已經很突出了，再脫去襯衫，衣領沒有了，領帶無處可結，最後連汗衫也脫了，打著赤膊，再把領帶系上去，還成什麼樣子？說明三突出完全脫離生活，脫離了生活還

有什麼文藝？這就徹底違背一切藝術源於生活的基本準則。而這樣的比喻——漫畫家的比喻，我相信，無論哪一位文藝批評家都無法想像出來的，在豐先生的腦子裡只轉了幾秒鐘就蹦出來了！說到底，究竟要突出什麼？通過突出領帶，說明本質是要突出江青。

「赤膊打領帶」，這是一幅漫畫，一幅豐子愷先生沒有畫出來發表的漫畫。真是幽默，太幽默了。什麼是幽默？幽默是洞察事物的本質矛盾，並且能用漫畫化的方式把它表述出來的才能與智慧。幽默的人一定胸襟豁達，情懷開朗。要真正做到幽默，不是很容易的。豐子愷先生對人沒有仇恨，一輩子懷著寬厚的、幽默的原有。我深深地欽佩和仰慕他一身的瀟灑和幽默，即使在痛苦和屈辱之中。

朱自清先生是豐先生在白馬湖春輝中學的同事，有很深的友誼。我記得，他在《子愷漫畫》序言裡說過：「豐子愷的畫是帶核的小詩」。我的理解是：豐先生的畫，直觀地來看充滿著詩意的美，不只是畫中有詩，畫就「是」詩，而深入地看，其內涵的「核」就是深層次的思想。換句話說，如詩之畫是表象，是藉用來作為手段，蘊藏的思想才是「核」。藝術家、文學家都是思想家，沒有思想，蒼白無力，空空如也，又怎麼稱得上「

家」。

記得豐子愷先生在《藝術鑑賞的態度》一書中指出「藝術不是技巧的事業，而是心靈的事業。」他在《新藝術》中又說：「藝術是以靈感為主，表現為從。」「凡藝術是技術，但僅乎技術，不是藝術。」「就是在技術上必須加上，藝術之心。」。所謂藝術之心，就是廣大的同情心，就是愛心，這也是社會道德的基礎。最近，上面特選定豐子愷先生一三七幅畫，作為公益廣告的宣傳畫。我的理解是學技術可以下一點苦功夫，而心靈的穎悟則不是人人可以模仿的。改良社會風氣，建立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，要從根本上提高人文素質，是需要心靈的熏陶，也需要積累，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課題。

藝術家的思想是通過其藝術手段來表述的，最好的表現方法就是具體的、直觀的、形象的，這必定是雅俗共賞，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。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和隨筆，為什麼能有如此的魅力，有如此的生命力，有如此廣大而長久的影響？我的認識，看起來只有寥寥幾筆，實在是少勝多多，讀了《最後的吻》，你就可以體會到這中間有耐人尋味的樸素，又蘊含多少酸楚的悲情。再譬如，看他的作品似乎很單純，讀了《菊花會不會結饅頭》，就可以想見，這是複雜之中探求出來的單純。

有時候，他的畫，看似平淡，明快而簡練，實則深刻。例如《頌白者》，這樣的題詞是點睛之筆，無需多，但不可缺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有「頌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」之句，從中可以體會出這是蘊含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的，是經過極度的絢爛而終於返樸歸真的那種平淡。他的畫耐看，越看越想看，百看不厭，和他的散文一樣，百讀不厭，越讀越有味。不但牽惹你的眼，進而牽惹你的心，正是奧妙無窮。



豐子愷先生遺留給我們的是不平凡的文化，更是不朽的精神，而文化的精神功能會直接影響社會文明與全民的素質。我們在豐子愷先生誕生一百一十五週年的時候，時刻不能忘懷的，正是他的文化精神，他和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偉大藝術家一樣，毫無疑問，這樣的靈魂永遠光芒四射，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瑰寶。他在晚年雖然不幸遇到浩劫，但在劫難中，他仍孜孜不倦的從事他的「地下」創作，完成了常人在太平日子裡都無法完成的繪畫、書法、散文、譯著和佛學著作。這一點，只有對宗教和藝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絕對信心的人，只有把信



仰和藝術看得高於生命的人，才能做到。他的工作當然不是消遣、娛樂，而是很明確，肩負著文化的歷史傳承。一個人在那個年代，能做到「落魄而不沮喪，失意而不悲觀」，真是清水出芙蓉，難能可貴。將豐子愷先生放在這樣大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，也許更能透徹地理解他的心路歷程，更能平實地權衡他的份量。是歷史考驗人，也是人考驗歷史。說到這裡，自然會聯想到，他有著神聖的終身信仰，能夠在黑暗的時代保持生命的亮度和精神的深度，可以說這是他真正意義上進入了「觀自

在」的大境界。如果問，什麼是信仰的力量？豐子愷先生的晚年的表現，就是最好的註釋和解答。

他多次對我說過：「人生短，藝術長。」我認為，豐子愷先生就是藝術，當藝術永恆的時候，他就在藝術中永生。他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，這就是藝術中的涅槃！

將我多年的「私人記憶」，今天拓展到「公共記憶」的層面，感到欣慰。在共同緬懷前輩時，相信對我們每一個人，有信仰的人，在人生意義上會有更多的思考吧。

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日

海洋生態復育利人已 佛教福智團體放流魚苗

基隆市政府十月廿七日流放十萬尾魚苗，其中一半由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基金會提供。基金會董事長李永晃表示：自去年三月起，福智佛教基金會至今已在基隆海域放流約四百八十萬尾魚苗，因為佛教相信輪迴，希望透過愛護生命的放生行為，一方面利己，積福德、享福報，一方面利他，祝福魚苗下一世向上輪迴。此外，也因應生態環保的新趨勢，希望流放魚苗，讓海洋生態復育，海洋環境永續發展，以改變過去民間放生活動因作法不夠完善，反而導致破壞生態，為人詬病批評。

基金會表示，自去年三月開始，依照「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規定」，向基市府申請辦理放生活動，從養殖場買來的魚苗，也經過海洋大學

檢驗無疾病及藥物殘留，希望真正達到生態保育的目的。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長許金漢說，放流魚苗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，去年曾委託海大評估，尚無法提出科學數據，但觀察沿岸漁民作業，漁獲量已有增加。此外，他也表示，投放船礁和放流魚苗雖有助於提高魚類族群數量，但漁民作業要守法，尤其是有漁船也不可在離岸三浬內作業，或是連小魚也捕撈上船。這都是竭魚而澤的作法。

福智基金會表示他們不只放生魚苗，也投入三芝台北赤蛙保育、翡翠水庫淨源、阿里山有機農業輔導、花蓮西寶聚落產業轉型、保育官田水雉等計畫，以保護台灣生態環境。